

# 南大快訊

14. 1. 66

南大學生反改制反迫害行動委員會編印

第五期

## 關注事態 嚴防破壞 堅持陣地 斗爭到底

儘管行動黨的頭子拼命叫囂“南大的改組是行政的問題”，企圖推卸其出賣民族教育的罪行，但是，事實的真相，却再地雄辯地說明了行動黨這項違反人民的可恥罪行的幕後策劃者。是行動黨，居心叵測地動用數千軍警圍進南大逮捕同學；是行動黨，全面地瘋狂地開除同學教職員工；是行動黨，製造六二七的改組；是行動黨，積極地扶植它的傀儡，搞出臭名昭彰的王廣武報告書；是行動黨，不顧公義，永無休止地進行其開除同學，迫害教授，不可告人的勾當！所有這一切，充份地暴露了行動黨的不敢面對人民，自知做了理虧的虧心事，的愚笨拙的拙倆！所有這一切，不是說明的行動黨的強大，而是說明它的一次又一次的在人民面前暴露了其“黔驢技窮”的可悲處境！

有着優良傳統的南大同學，一路來都和廣大的熱愛民族教育的人士，站在維護民族教育的正義凜然的立場上，南大同學，突破了去年六二七改組以來的窒息空氣，以銳不可擋的氣勢掀起一場歷時最久的反改制反迫害的罷課鬥爭。這項行動，使行動黨的封鎖新聞政策不攻自破，這項行動，激起了星馬各界人士的廣泛同情和支援，迫使行動黨頭子諸如李光耀，王邦文等，本想居於幕後指揮其傀儡以遂其目的，却在廣大群眾的“鳴鼓而攻之”的情況下，狼狽地爬出來狂吠幾聲。今天，儘管南大同學在對事作出全面的估量，主動地提出暫停罷課，但是，這樣的暫停罷課，絕不說明，這項反改制反迫害的鬥爭就此結束，事實上，在馬來亞和星洲，被開除的家長正積極地起來鬥爭，和行動黨的可恥行徑周旋到底！一個月來的形勢，說明了本行委會一再強調過的，“只要行動黨的反動本質不改變，它對民族教育的摧殘就永無休止”的這樣一個事實。行動黨這些迷信權力的阿寶們是不甘心於

失敗的。這正是它們的反動本質；越失敗就越要掙扎，越掙扎則泥足陷得更深！王邦文在國會上的演講詞可以清楚地看出行動黨在南大問題上將怎麼跑，目前南大當局登載的征聘教授啓事正是它的陰謀付諸實現的第一步。行動黨再一次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兇惡極惡的面目，暴露了它的“保証南大是間華文大學本質”啦，“大出資助南大”的爛調是值不了二占錢的糞土！行動黨的全面解職南大教授，正是為了達到在明年就全盤變質南大的罪惡意圖！事實很清楚，曾經為行動黨的欺騙手段蒙騙一時的人士（包括教授）到今天已深切地感受到事態的嚴重性，都為其居心之惡捏一把冷汗！對於學校當局的不顧及教授尊嚴的倒行逆施的行徑，表示無比的憤慨，更對行動黨的威脅、迫害教授（嚴元章博士及沙學俊教授）感到不可容忍的不平。另一方面，行動黨為達致其可卑的目的，策將其血腥的魔掌伸進南大，逮捕去為數近二十名的學生領袖，在沒有也不可能提出任何罪名提出公審的情況下，套用臭名遠揚的“公安法令”無理的拘禁他們。這只能說，行動黨高唱不要把政治帶進學府的爛言，實際上是做賊喊賊的方法。行動黨企圖通過拘禁他們來壓制這項轟轟烈烈的反改制的行動，這又是何等可笑的計策！

必要指出，偷偷摸摸，威迫蒙騙是行動黨的慣用伎倆。過去行動黨就曾多次利用假期，大幹其開除同學，改組南大的勾當。在今天，從行動黨諸頭子的言論中，更可以看出，他們決計置民意於不顧，將聲明保證踏在脚下，策劃利用漫長的假期，鼠輩行徑，搞其陰謀的活動。南大同學，早就領教過行動黨的這一套駝鳥手段。廣大教授及關心民族教育人士也在關切這

(轉入第九版)

# 行動黨的英文至上 教育政策與改組南大

——評教育部長王邦文國會演講

(一)

十二月廿一日行動黨國  
會中，教育部長王邦文發  
表了一篇老太婆腳布似  
又臭又長的“政策演講”。  
這篇演講除了替行動黨政  
府“英文至上”教育政策進  
行塗脂抹粉自吹自擂之外，  
還惡毒地誣毀南大學生反  
對王廣武報告書、反對變  
質南大的正義鬥爭。本來  
這樣一篇說不出道理不須  
出事實的演講，根本就無  
須浪費時間和筆墨紙張加  
以批駁。但是，既出自部  
長尊口，理當“禮尚往來”，  
王邦文太失望了；其次，  
王邦文的欺騙伎倆較之李  
光耀低劣得多，因而漏洞百  
出，反成了行動黨政府陰  
謀的招供書。因此，我們  
仍然願意聽部長起見，另  
一方面也是讓人們更清楚  
南大，消滅民族教育的真  
面目。

在這篇文章里，我們不  
準備分析王邦文演講中所  
有問題（如師資問題、成  
績問題等）；我們將針對  
那些涉及改組南大、變質  
南大、消滅民族教育的部  
分闡述我們的意見。

(二)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  
王邦文在行動黨國會發表  
“教育政策”演講的時刻，  
正是行動黨政府歧視民族  
教育、陰謀變質南大的真  
面目大加暴露的時刻。南  
大學生反對王廣武報告書、  
反對變質南大的鬥爭，其  
聲勢之浩大、其動員同學  
之廣泛，其獲得社會人士  
支持之積極，完全是行動  
黨政府所預期的不到。南  
大同學正氣凜然的鬥爭，  
把行動黨政府嚇壞了。但  
是，存心幹壞事的行動黨  
政府，並沒有因意識到民族

教育之不可侮而自甘罷休，放下屠刀。不過，正如一切賊人“心虛”一樣，行動黨政府也意識到它在民族教育事業上幹了太多壞事。賊人為了表示自己未曾偷竊過，總是喜歡在公開場合誇耀自己的“成績”和“人格”的高尚。行動黨政府為了證明自己在民族教育事業上沒有干過壞事，也把自己扮演成維護民族教育的英雄。這就是王邦文在國會演講的一個特點。王邦文列舉了大量的數字和巴仙率，企圖證明行動黨政府都更積極發展華文教育。王邦文說：“一九五九年，也就是一九五九年，政府華文學校的學生人數只有六千五百人。今天，學生人數約三萬五千人，這就說，政府華文學校的學生名額在六年內增加了五百四十巴仙。王邦文自以為他非但聰明地計算出了這個數；他以為可以用這樣的巴仙數就可以堵住維族教育人士的嘴，他以為這樣就可以大搖大擺地推銷了。但是，敬愛的部長，慢高與吧。當你醉心在華文學校的學生人數增加的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從一九五九年到今天，星加坡一學生增加了近十七萬名，而政府華文學校不過增加了二萬八千名（這是以輔助學校學生遞減為前提），這就說，五年來政府華校增加的人數僅佔全部增加人數的十六巴仙，這個可憐的巴仙數值得稱頌呢？敬愛的部長，你的苦心我們是同情的，你找不到更好的證據，只好在巴仙數上搞把戲；但是，你企圖以此欺騙世人，模糊事情的真相，難道這能夠願諒的麼？為什麼你不

敢例舉數字和巴仙率，介紹幾年來英文教育源流、巫文教育源流及印文教育源流的情形呢？你是怕人們會加以比較，找到了事情的真相吧！讓我們替你算一筆小賬吧。一九六〇年你們實行旨在減少華校新生人數的“統一登記”，這一年登記的英校生為二萬五千餘名，華校生僅二萬名；而今年登記的一九六六年度新生，英校生驟增至三萬七千名，華校生減至一萬五千名。僅僅幾年的時間，英校新生從最初超越華校新生一千名，到今天超越華校新生一千四百名，超越巴仙數是何感想呢？事實是雄辯的，但歪曲了事實是不會雄辯的；王邦文企圖歪曲事實騙人民；這是枉費心機。幾年來，行動黨政府一貫地推行其“英文至上”教育政策，這是有目共睹，不容抵賴的事實。

其次，我們要指出：王邦文在國會演講的另一個特點是力圖把保衛民族教育、保衛南大的鬥爭描繪成是被人利用的“反國家活動”。我們對於王邦文的這種指責，絲毫不會感到驚奇。歷史上，那一個暴虐的掌權者，不會把正義的事業誣為“反國家活動”呢？在我們的祖國里，北方有林連玉先生、南方有陳六使先生，同樣被掌權者扣上種種帽子，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在掌權者看來，他們都是“反國家活動”，可是在人民看來，他們都是民族教育事業中不朽的功臣。維護民族教育不是也不可能“反國家活動”，這是每一個民族與生俱來的神聖權利，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藉口奪走這種權利。但是，行動黨政府，從來就是不尊

（轉入第三版）

(接第二版)

重民族教育權利的。行動黨政府辦教育，用王邦文自己的話來說，是進行官方“投資”。對行動黨政權來說，這筆“投資”的利潤在培養出馴服的年輕的一代，按照他們的經驗，英文教育源流出身的學生則是這筆投資的超額利潤；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這麼熱中於把大量納稅人的款項投資在發展英文教育的綠園。假如有人以為行動黨教育政策是要普遍提高人民的知識水平和思想水平，那是大錯特錯了。幾年來的事實說明了，行動黨政府原封不動地承受了殖民地時代奴化教育政策的衣鉢。他們大辦英校，大收英校生，並非真心誠意地想通過英語文來提高學生的知識水平和思想水平；而是看中了英文教育源流中的一百多年來所積蓄的強烈的奴化性。他們發展英文教育的，除了培養少數白領階級為它的政權服務之外，最主要的目的是生產大批二流子、阿飛和享樂主義者；這樣的年輕一代有時也會造成社會上某些不安，但他們對行動黨政權的各種欺騙以及社會的潰瘍爛毒缺乏深刻的理性認識，因而大大方便了行動黨的統治。從這個意義上說，王邦文把維護民族教育的事業誣為“反國家活動”，不是言之無理；因為在這些部長看來，他們的統治意志即是國家的象徵，一旦他們的統治受到威脅，這當然就是“反國家活動”了。因此，問題很清楚，行動黨政府是從一黨私利來處理教育問題的。他們是從政治立場來考慮教育問題的，把政治帶進教育的正是他們，而不是別人。但是，它慣用做賊捉賊下流手段，把人民維護民族教育的正義鬥爭說成是“顛覆活動”、“反國家活動”，而給自己標上“多元種族社會”和“多元文化”的創造者。不幸的是，這批以“多元種族社會”及“多元文化”創造者自居的人，幾年來竟然要仰仗英國人和種族主義者對民族教育進行殘酷的血腥

鎮壓。王邦文先生，當你在國會中滔滔不絕信口雌黃的時候，該不會為此而感到難為情吧！我們還要指出：行動黨政權這種有計劃地消滅民族教育、奴化國民精神的教育政策，英文教育源流的學生已經逐漸地看清楚了，現實會比行動黨政權的狡猾手腕更具有教育力量；行動黨政權企圖對他們發號施令的日子是不會長久的。

(三)

在上一節里，我們分析了王邦文國會演講的兩個特點：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行動黨政府在民族教育問題上所採取的宣傳欺騙，總是離不開這兩個特點。在論理邏輯上，第一個特點是進攻性的，第二個特點則係防禦性的。當他們大言不慚誇耀自己如何大力發展華文教育的時候，他們的神氣是十足的；但是，每一次，當他們這種進攻性的言論失效的時候，就不得不退居防禦的地位；處在這種地位上，最簡單的邏輯也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無賴地漫罵和恐嚇。當然，倘若宣傳欺騙上的進攻和防禦都不奏效的時候，行動黨政權是完全不會猶豫地動手動腳、擇用暴力的行徑；動過手脚之後，同樣的宣傳欺騙又出現了；他們從希特勒那兒學會了“重複欺騙論”，以為謊話重複的次數越多，不相信它的人也會相信起來。我們的任務是：揭露你們，使你們的宣傳欺騙一開始就宣告破產。我們捍衛民族教育捍衛南大的決心是堅定的，你們的陰謀我們一定要揭露，你們的暴力我們一定要反抗；人民在鬥爭的火光中一天比一天看透了你們骯髒的靈魂，而我們的堅決的鬥爭每一次都打亂你們的企圖改組南大、消滅民族教育的陰謀。既然不怕你們槍杆警棍催淚彈等“硬步”，我們難道會對你們宣傳欺騙的“軟步”低頭麼？

在這篇國會演講中，王邦文想要替行動黨政府變質南大的行徑辯護；但他力不從心，弄巧反拙。王邦文由於找不到什麼新的論據，就

東一抓西一把地重複王廣武報告書中經被我們駁得體無完膚的謬論，他給這些謬論塗上更美麗的顏色，使人以為王邦文有了新的研究心得。這些謬論是：一、南大必須反映出她所服務的社會性質；二、改組的目的是要使南大適合現代大學教育需求的高等學府；三、改組之後，華文學校將有更好的教師，而華文教育水準亦將因此而提高；四、南大同學將有資格去競爭其他工作。

關於南大必須反映出她所服務的社會性質，南大十個學生團體在關於王廣武報告書的備忘錄中，已經詳盡地駁斥了這個謬論的惡毒陰謀。我們曾經指出：南大的創建及其十年來在星馬社會所作的重大貢獻，已經用鐵一般的事實說明了這間大學充分地反映了她所服務的社會性質。除非你否認華族在馬來亞的生存權利，否認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存在的價值，否則，你就沒有理由對南大的存在價值持任何異議。在南大十年的歷史里，第一個否認南大存在價值的是某個種族主義政權，第二個是奉行“英文至上”奴化教育政策的行動黨政權。在行動黨政府看來，華文大學學生是最沒出息的，因為他們既沒有學術水準，也缺乏生存競爭的能力；因此，南大學生應該放下母語，集中精神學習英文；南大當局也應該放寬招生條件；英校學生只要“通曉”華文，就應該讓他們進入南大。全面提高南大英文程度、降低華文程度、廣收英校學生，使南大教學媒介語逐步蛻化——這樣，南大就能夠反映出我們社會的性質了。所以，話題說來說去，總不離“語文”二字，王廣武報告書最關心的部分，也是語文部分，它建議南大設立語文中心，其真正意圖，是非常清楚的。王邦文為了證明南大必須改組和逐步變質，就大肆信口開河，把新大捧到天上。我們對於這位從几年前仍然被李光耀稱為殖民地大學中半路出家的部長的過於興奮的

(轉入第四版)

(接第三版)

言論，是不會感到驚奇的。但是，從王邦文的言論里，人們又一次認清了行動黨政府是如何渴望按星大的模型來改組南大的意圖啊！在王邦文看來，今天星大已經能反映我們社會的性質，這是基於：一、數年前它已開始收容華校及南大的學生；二、它吸收了越來越多的本地教職員，它已經有了一位本地的副校長；三、它已經採取步驟復辦馬來語研究系，並加強華文研究系，以便收納馬來語系的學生，招收更多的華文學校的學生。首先，我們指出：星大數年前已開始收容華校學生，這是事實。但是，星大從一開始，對於華校生的語文是極其嚴格的；華校高中畢業生，過去幾年來都要通過大學主辦的一年先修班的學習，其英語程度為該大學所滿者方獲准進入大學；有的華校畢業生是參加了二年高級劍橋班，獲得高級劍橋文憑而進入星大；即以同日情況而言，華校生進入新大，仍然是阻礙重重。因此，今天有機會在星大攻讀的華校學生，是靠著他們自身的不斷努力；而且事實上，他們的人數是非常少的。但是，行動黨政府對南大的要求是極其粗暴和無理的。他根本不顧大學當局的力量，千方百計陰謀改組南大，降低南大華文水準，為了適應非華校學生，它不以平等對待各種教育源流的精神辦事，着手提高非華校的學生的華文程度。行動黨政府的態度是：自己不長進，而且還要別人和他一樣不長進。這是我們所不能苟同的。民族教育的優良傳統精神之一是“尊重別人”，新大過去、現在都是一間英文大學，華校學生從來沒有以“通曉”英文為口實，橫蠻地要進入新大的校門；但是，今天政府竟頑蠻到了極點，說英校生進入南大校門是符合“我們社會性質”，符合“平等對待四大教育源流”的原則的，而不管這樣做是不是符合南大入學的要求。其次，王邦文說新大已

經吸收了越多的本地教職員，而且已經有了一位本地的副校長，所以它反映了我們的社會性質，因而就無須進行重大改組。王邦文這番話的內容意思就是說：南大本地教職員很少、又沒有本地副校長，所以未能反映我們的社會性質，因而就必須進行重大的改組，我們認為：王邦文這種論調是站不住腳的。他應該認識到：由於長期來殖民地統治的結果，華文教育的發展只有在這十年來才具有高等學府的規模，這與歷史悠久的英文高等學府當然不能相提並論。本地華文教育源流高等學府教職員的缺乏，正說明華文教育長期遭受壓抑的事實，要扭轉這種局面，關鍵在政府是否真心誠意發展華文教育；而不在於改組不改組南大。十年來，南大培養大批專業人才，而且也自覺地吸收了本地教職員；但是，要一個只有十年高等學府歷史的華文教育源流在短期間內完全解決這個問題，是不現實的。王邦文也無法說明改組南大究竟和吸收本地教職員會有什麼直接聯系。而行動黨接管南大後的事實告訴我們：許多本地教職員却被迫離開這間學府。事實上，行動黨政府口口聲聲改組校大，其最終目的在使南大變質；這樣，它就有條件聘用本地英文教育源流人士，然後可以趾高氣揚地說：看！南大正大量吸收本地教職員，南大逐漸符合我們社會的性質了。第三，王邦文企圖以新大開始積極復辦馬來語文系和發展華文研究系，來證明南大之不長進及其非改組變質不可。當王邦文在作宣傳欺騙的時候，他應該知道：早在行動黨政府來接管南大以前，南大當局經已訂好計劃，籌辦馬來語文組，作為發展馬來語文、成立馬來語文系的基礎。我們願意指出：南大當局重視和發展馬來語文，並不落後於新大；而南大同學學習馬來語文的熱情和效果，也遠遠超過新大。談到新大大力發展華文研究系，我們的感觸是特別深的。因為，在王邦文讚

揚新大發展華文研究系的努力以便證明新大照顧華校學生的同時，他和他的政府竟然製訂了王廣武報告書，公然提出停辦現語系的建議。王邦文多麼溫順地說道：新大“華文研究系已成立十年，但仍未達到預定目標，顯然得很，該系需要積極改組”；可是，王廣武等人粗暴地以南大現代語文系不夠水平為理由粗暴地提出停辦南大現語系及某些院系，破壞南大正常發展的時候，王邦文欣喜若狂地在國會中稱頌王廣武報告書。人們不禁要問：既然新大某些院系水平不高可以積極改組，為什麼南大某些院系水平不高就應該停辦呢？既然新大能夠通過華文研究系招收符合新大入學條件的華校生，南大為什麼不能積極改善現代語文系以招收符合南大入學條件的英校生呢？由此可見，行動黨政府改組南大，是別有用心，它是用改組南大作為幌子進行破壞南大的勾當。

二、關於改組的目的是要使南大適合現代大學教育需要的高等學府。適合現代大學教育需要的高等學府，是積累了數百年或數十年經驗而逐漸形成的。每一間大學，都是受其生存環境所制約的。行動黨政府拼命地製造一種假象，使人們相信南大在過去十年來辦得一塌胡塗；如今只有靠行動黨監製的“改組萬靈丹”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幾年來，行動黨到處旨在變質南大的推銷“改組萬靈丹”，說什麼南大經過改組，才能提高學術水準。但是，行動黨政府及其教育部長從來沒有告訴人們他們是以什麼標準來權衡南大的學術水準；在這次國會演講中，王邦文很坦白地表示他是以國際水準來權衡南大的。他說：新大“在國際上，已被承認是一間高等學術機關，其學術研究顯著，因為它的學術及教學水準是可以和國際水準相比”，所以南大應該改組，以“適合現代大學教育需求的高等學府”，換言之，即把南大現有的學術水準提高到國

(轉入第五版)

(接第四版)

際水準。按理說，每一個人  
都應該類手稱慶了。但是，  
作為行動黨改組南大方案  
的廣武報告書，與南大學術  
提高風馬牛不相關。王廣  
武報告書的總精神是要在南  
大進行語文訓練，而不是學  
術研究。它的惡毒意圖是要  
降低南大華文程度、縮短大  
學時間、製造南大學制和課  
程的混亂，打亂南大既定的  
發展步伐，從而降低南大學  
術水準，銷毀南大國際聲望  
，最後使南大俯首帖耳，充  
當配角的英文大學。幾年來  
，行動黨政府給南大師生和  
社會人士的印象太深刻了：  
偏見代替了公正的評論；仇  
恨代替了扶助的願望；暴力  
代替了和平磋商；欺騙代替  
了保證。對於喜愛的東西，  
他們可以閉着眼睛讚美，  
對於不滿的東西，他們睜着  
眼睛亂指責。信手拈來，就  
是一例。在國會演講中，王  
邦文為了推崇新大的，竟然  
昏頭昏腦地把計劃中的“英  
皇愛德華宿舍”的建築也抬  
出來，說什麼“它的聲望將  
跟着它的發展計劃的實現而  
提高”。我們水準太低了，  
竟然無法理解“英皇愛德  
華宿舍”的建築對新大的聲  
望會有什麼直接聯系，但王  
邦文却是在國會中提出的啊  
！我們對行動黨政府是有充  
分的認識的，我們不會被它  
所宣傳的“國際水準”所蒙  
蔽的迷惑；南大只有十年的  
歷史，她是冲破重重障礙創  
建起來的，她走過的道路是  
艱崎不平、曲曲折折的；想  
想南大過去，看看南大今天  
，每一個都會說，南大並沒  
有辜負星馬人民。南大的成  
就自有公論，無須那般小人  
指手劃腳、搬弄是非。王邦  
文曾經是一個大學生，而且  
是被自己讚揚具有“國際水  
準”的大學的半路出家的學  
生，但他對論理學中最基本  
的常識即“三段論法”都一  
無所知。他把新大和南大這  
兩歷史不同、道路不同的大  
學放在天秤上去衡量，這如  
何能信服人呢！他應該知道  
：大學學術水準並非一粒皮  
球，要拋多高可以聽任個人

的喜歡；大學是植根於社會  
現實，它的學術水平的提高  
受到該社會經濟文化的制約  
。王邦文把南大學術水準的  
提高納入改組一一變質的軌  
道上去；完全說明了他是“  
口是心非”的偽君子吧了。

三關於改組之後，華文  
學校將有更好的教師，而華  
文教育水準亦因此而提高的  
說法。我們既已揭露了行動  
黨改組南大的邪惡目的，而  
且也說明這種改組是以犧牲  
南大華文程度、降低南大學  
術水準作為代價的，因而王  
邦文這一天方夜潭式的說法  
，也就無法吸引了。

四關於競爭工作的謬論  
。王邦文在國會演講中，一  
再強調了同一謬論。我們知  
道：行動黨政府根本否認華  
文大學存在的意義，因此他  
們幾年來就蓄謀改組南大，  
使南大變質。當然，他們明  
白，南大是華文教育最高的  
一環，要在她且夕之間變為  
英文大學是不可能，因此他  
們白呈新萬報告書到王廣武  
報告書，都積極地提出全面  
加強南大英文教學，以符合  
行動黨政府為改制南大、變  
質南大的需要。於是，他們  
對南大學生虛偽地吹大學生  
應精通至少兩種以上語言，  
說什麼只有這樣才能的  
“在尋找工作上處在平等的  
地位進行競爭”。王邦文的  
把華校學生和南大畢業生的  
出路問題簡單地混成是語文  
問題，這是別有居心的。事  
情的真相是：從殖民地時代  
開始，華文教育受歧視的不  
平等地位到今天不是減少了  
，而是加強了。南大畢業生  
出路問題，應該從民族教育  
所處的地位去理解。假如不  
從民族教育所處的地位去理  
解這個問題，人們就很難解  
釋，為什麼在將近一半華族  
人口的馬來亞或者在將近八  
十萬華族人口的星加坡，南  
大畢業生竟然找不到服務  
的對象呢？王邦文把殖民地  
政府和行動黨政府歧視民族  
教育的“果”當作“因”，  
並且要以此來進一步加強英  
文的地位，削弱華文的地位。  
事實上，行動黨政府要求南  
大畢業生“精通”兩種到三  
種的語文，和要放棄華文

，專學英文是達到同一目的  
的兩種手法吧了。新大畢業  
生長期以來，絕大多數都是  
只精通一種語文，但他們從  
來也不會遭到什麼競爭對象  
，從來是養尊處優、不愁飯  
碗的。在行動黨政府執政期  
間，英文教育源流這種特殊  
地位絲毫未有改變更動。因  
此，只要英文的特殊地位沒  
有打破、只要民族教育仍然  
受壓抑歧視，南大畢業生的  
出路是無法解決的。提出改  
組南大、精通英文不是正當  
的解決途徑，因為這種提法  
並沒有改變華文教育受歧視  
的地位，而它的必然結果是  
使南大變質，達到行動黨政  
府“融化我們高等學府”的  
神聖使命。

(四)

王邦文國會演講中過於  
幼稚的部分，在這一節簡單  
地提出來。

一翻譯問題：王邦文說  
：“不幸地，該報告書”即  
王廣武報告書一一筆者”的  
華文翻譯的許多錯誤，曾被  
惡作劇地利用作為他們”指  
新馬一切愛護南大的人士”  
至曲的憑據，說南大將被改  
變為英文大學。”王邦文這  
一張王牌，顯然比起李光耀  
的“保證”更高明些，只可  
惜打得太慢一些，而且方向  
打錯了，把王廣武教授和南  
大的代理人都不客氣地刮了  
一記耳光。王廣武報告書華  
文譯本在星馬兩家最大華文  
報紙上刊出已有三個月了  
，這個報告書用自己的語言  
把行動黨政府的假面具扯了  
下來；於是，在國會中突然  
跳出一個小丑，戴着那殘缺  
不全的假面具，死要面子地  
不高喊：“唉呀！那是翻譯  
錯了，我們怎麼會有這個思  
思呢？”王邦文這幅狼狽相  
，正為小偷偷人識破以後，  
慌張張跑到物主家裏說幾個  
月前他拿錯了東西，而不是  
有意要偷東西。認錯的小偷  
至少會把東西還給物主，可  
是這物主若是碰上王邦文，  
他休想向他索回被偷的東西  
，所以，當王邦文在國會里  
揚言翻譯的許多錯誤，他竟  
不屑舉一個例子。而且，我  
們那位被王邦文捧為“一個  
本地學者，也是國際知名的  
(轉入第六版)



(接第五版)

，他精通英語、華語、及馬來語。”的王廣武教授，在這三個月里却守口如瓶。難道像他這樣博學之士，竟然連自己的“大作”被誤譯了而且發生了這麼大的風波也竟然無動於衷嗎？這樣的學者怎麼能夠相信呢？還有，我們的黃應榮博士兼通中西，西份報告書，却連報告書翻譯錯誤也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如我們建議：既然華文已經“官方語文”了，應由王邦文親自監督重新翻譯該份報告書，以便塗抹或掩飾所大及一切“暴露性”的字眼；譯本後面應附上如“此三本報告書絕非變質南大”。

三、王邦文說：“在保存華文教育的藉口下，一群親共學生進行的看看這‘一群’的意義。至於所謂‘親共’學生，由於這是他們慣用的宣傳字眼，而且也是從殖地的統治者及林有福那兒學來的，缺乏創造性，不屑浪費口舌。一群究竟指多少人，這很難說，幾個人是一群，幾十個人也是一群，總之，‘一群’指的是一小撮人。假如這次只有一群南大學生進行罷課，那麼，這‘一群’真是神通廣大；因為罷課同學被捉、被鞭、被鞭，就已經算不清幾群人了。假如只有‘一群’人，政府大可不必動用成千軍警包圍南大，設立‘碉堡’，封鎖新聞，如臨大敵；假如只有一群人，政府大可不必來個什麼南大特別聯絡委員會會議，公佈協議，作出保證，煞有其事地解決‘歧見’；假如只有一群人，黃應榮博士也用不着愁眉苦臉及提心吊膽，整天挨主子們的責罵，雲南園也不致於變成軍警的演兵場；假如只有‘一群’人，校長室無須頻頻發表文告，或威迫同學上課？南大的存亡是關係到民族教育的存亡，罷課鬥爭是南大同學愛護南大的具體表現

，在這場鬥爭里，南大同學團結的像一個人一樣，他們同仇敵愾，誓為南大純潔性而奮鬥。王邦文先生，別在作痴人的夢話吧！別把國會淪為說謊的製造所吧！

三、誰是偽君子。王邦文在國會演講中，還力圖醜化南大同學的正義鬥爭；他存心不提軍警在南大的暴行，把軍警蹂躪南大的罪惡結果，嫁禍在同學身上。南大同學在一九六三年為了抗議行動黨政府吊銷理事會主席陳六使先生的公民權及陰謀改組南大，曾經爆發過一次罷課鬥爭，從沒有發生過所謂破壞事件。那麼這一次為什麼偏偏發生了許多所謂破壞事件呢？追本溯源，這是軍警在南大的暴行所造成，是南大當局與軍警狠毒的計策，有計劃的策劃出來。所謂“焚燒宿舍”，是政府當局所施行的“苦肉計”，同學以模糊社會人士的視線；所謂“毆擊代副校長及一些講課及非講課教職員”，是南大全體同學和歪曲事實的言論。南大從未發生過同學毆擊師長的事實，只有發生過一名非講課人員在行動黨南大代理學人唆使下企圖以鐵棍

四、聯合邦同學。王邦文把聯合邦同學積極參與反王廣武報告書反迫害的鬥爭，說成是他們把“在家鄉幾年來所懷有的不滿情緒及挫折感情的表現出來，”因為“在他們的家鄉里所高喊的口號，仍然是「一個種族、一個語文和一個宗教」。在這里，王邦文與其說是教育部長，不如說是心理學家了。按照他的心理學理論，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受了委屈，他會在另一個寬待他的地方產生仇恨和反抗，為的是發洩過去的委屈。這實妙極了，聯合邦同學反對變質南大，是因為他們看出的行動黨不權是扼殺民族教育的劊子手，而是行行動黨政權太維護華文了，星加坡太過自由的言論，一個部長也講得出口，

真欲令人噴飯！王邦文的言論中，還處處顯示出“唯我獨尊”的狂妄態度，他把南大看成是行動黨的私產，“我們拿出公幣來津貼他們(指聯合邦學生——筆者)在南大唸書”。照王邦文的說法，新馬各階層人士十年來出錢出力創造南大、扶持南大、發揚南大的功業已經一筆勾消了，現在的南大是我們的，是行動黨的了。現在，聯合邦學生來南大深造，已經是行動黨的一種恩賜了，而他們的無權過問南大、表達自己的意見了，當然更不能反對這個那個了。南大創立的時候，儘管新馬政治是分開的，但南大始終保持着她的一度品性，但是，曾經一度喋喋不休地喊“合併”的人，此刻却明里暗里破壞階層人士的這種時刻警惕行動黨政權的這種陰謀，制止行動黨五、資助問題。王邦文說：“南大自七月開始改組以後，政府已經為一座圖書館、購置科學設備和圖書館的書籍……”政府所謂資助南大，是在行動黨政府完全控制了南大後才作出的零星皆在欺騙社會人士的資助。每一樁資助款數，都是以犧牲南大的主權、南大的民族教育本質和南大的泛馬品性去交換的。因而，在南大還未完全變質以前，資助的款數也是微小的。在資助南大問題上，行動黨政府是沒有任何值得誇耀的地方。從它執政至今行動黨給南大的資助連半巴仙都得不到，可是王邦文却厚着臉皮，“公幣”、“津貼”地大放厥詞，拿別人十年的創業功績，來替自己作宣傳。

(五) 評論部長的演講，是一件煩瑣的工作。因為部長演講總是信口開河、東拉西扯的，他們根本不管演講所要求的最基本的邏輯性。王邦文的演講更是這樣。但是，既然他們的目的在騙人，我們就不能因為煩瑣就視若

(轉入第十一版)

# 南大教職員與南大前途

## 所謂「徵聘教職員啓事」

十二月十七日，本地兩家最大的華文報章（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分別刊登了一則由所謂“南洋大學”發出的“徵聘教職員啓事”；二十日，一貫仇視南大的海峽時報也刊登了這則“啓事”。又據海峽時報二十二日報導，類似的“啓事”也將出現在英國的泰晤士報、美國的紐約時報及香港報紙上面；南大當局還曾致函八十多間著名大學，請求推薦人選。顯然，這不是一則普通的“徵聘啓事”。首先，它所欲徵聘的是除副校長以外的南大主要教職員，包括各院系主任、教授、講師、註冊主任等。這就意味著，而且事實也正是如此，目前南大校內所有教授講師及學術人員必須一概遵照“徵聘啓事”，重新應徵職位。其次，教職員的徵聘皆以“王廣武報告書”所建議的新課程為標準，故化工系、教育系及現代語文學系皆未有徵聘教職員；而且，教職員的薪津制也是依據“王廣武報告書”所建議施行的。由此可見，這一則“徵聘啓事”用自已的語言揭示了兩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即一，這是一份變相開除目前南大主要教職員的“敕令”；二，它仍然堅持實施未經南大理事會和教務會議正式接納的“王廣武報告書”。

鑑於此事件的嚴重性，我們有必要詳盡地以不含糊的文字，表明我們對徵聘教職員問題的態度和立場。我們完全了解到此刻哺育我們多年的師長們沈痛的心情，但是，我們認為：這次事件不僅關係到南大全體教職員的尊嚴和信譽，而且關係到南大十年來畢業同學和在籍同學的尊嚴和信譽，關係到十年來支持南大向上發展的星馬各階層人士的尊嚴和信譽，關係到南大的今後前途。

### 獨斷獨行，橫蠻之極

一、徵聘教職員，未經南大理事會的磋商與批准。據我們所知，南大理事會常務理事於十一月十九日舉行了一次會議之後，並未再度舉行會議。十一月十九日會議除檢討校內所發生的同學罷課事件外，未聞及有提出徵聘教職員一事。因此，此次的所謂“南洋大學”所發出的“徵聘啓事”，是違反南洋大學法令。徵聘教職員原是南大理事會的權限，而今天南大理事會受到漠視，南洋大學法令受到踐踏，我們有理由相信，所謂徵聘教職員，是行動黨政府一手策劃下搞出來的。

二、南大行政機構，無權決定南大教職員的徵聘問題。既然南大理事會未曾開會

討論教職員的徵聘問題，那麼，南大行政機構，不是有權力擅自決定此項關係重大的徵聘事件呢？沒有。今天，南大行政機構從代校長到臨時校政委員，名不正，言何以順？而且，自從行動黨政府潛奪了南大校內行政以來，臨時校政委員會已經淪為行動黨政府的工具，喪失了它作為學術機關的重要品質，因而它的附庸實質上沒有任何“決定權”的。

三、“徵聘啓事”不符事實真相。“徵聘教職員啓事”的出現，給社會人士和南大全體師生的印象是：王廣武報告書已經為南大理事會及南大當局所接受。這顯然與事實不符。從該報告書公佈之日到現在，除了行動黨政府盜用“南大理事會”、“南大教授會”的名義向報

章虛報所謂該報告書已被“接納”的謊言之外，南大理事會從未正式召開會議研討過份報告書，所謂“接納”云云更是從何而來？即以高錕等人與政府代表在南大師生與廣大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所召開的聯絡委員會會議，進行程序顛倒的“研討”王廣武報告書，“解決”連他們本身也搞不清楚的“歧見”而言，也並不能代表南大理事會。我們認為：南大是星馬人民共同創建的民族大學，南大理事會是按南大法令成立的全權機構，在沒有南大理事會正式研討並接納該報告書的情況下，任何超越代庖、先斬後奏的“實施”計劃（如這次徵聘教職員）的行徑，是非法的。

四、徵聘教職員甚至公然違背了南大聯絡委員會自己作出的決定。即使我們退一步看南大聯絡委員會的決定，並承認它有一定的“約束性”。但是，徵聘教職員的構想措施，却撕毀它本身的決定。南大聯絡委員會於十一月十六日會後發表文告稱：“關於報告書所建議之其他課程，本委員會要求代副校長連同各院系主任，依本委員會昨日所發表之原則與精神，作深入之研究，然後向本委員會提出具體之建議計劃”。目前事實是：在南大當局尚未對有關課程進行“深入之研究”並提出具體之意見及計劃的時候，行動黨政府已經不耐煩了，它迫不及待的按照王廣武報告書所建議的課程和薪津制徵聘教職員，動手改組南大，這充分說明了行動黨政府的“決定”和“保證”是虛偽的。抑有進者，按照行動黨政府的決定，目前校內各院系主任一職必須重新徵聘且保不住，所謂

(轉入第八版)

(接第七版)

"研究"、"意見"、"計劃"豈非成了空話連篇嗎？

綜上述，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行動黨政府為了達到改組南大、變質南大的目的，是你等剛愎自用，獨斷獨行的。但是，它的獐獍面目也就暴露得愈加清楚。

### 徵聘教職員的動機和目的

徵聘教職員旨在貫徹王廣武報告書，這個事實本身的已經說明了它的動機和目的。王廣武報告書是一份全面的、與嚴密的變質南大的藍本。那麼，徵聘教職員的措施，是怎樣的方法、在怎樣的程度上履行了王廣武報告書變質南大的陰謀呢？

一、撤換現有的南大教職員。徵聘教職員實質上是撤換南大現有師資，它是變相的開除令。撤換南大現有師資，是行動黨政府處心積慮的變質南大總計劃的一部份。南大十年來的向上發展，胥賴董教通力合作、衷衷共濟，南大有今日之規模與聲望，教職員功績，殊不可滅。行動黨執政六年來，隨着它變質南大陰謀的日益開化，南大教職員對當政者不滿也與日俱增。在保衛南大的純潔性的鬥爭中，董教大的關係日益密切，行動黨政府目睹此景，深為不安。過去，它勾結聯合邦種主義者用武力控制了南大理事會和學校當局，並通過種種手段，企圖懾服南大學生；如今，它的鋒刃又指向南大教職員了。很明顯地，行動黨政府企圖通過所謂"徵聘教職員"，強迫南大所有教職員從新的應徵職位，以清除正直的、敢於仗義執言的教授講師，從而達到分化南大師生的團結，削弱保衛南大的力量，特別要指出的是：在學年快要結束，重新徵聘即將實行的時刻，行動黨政府已經以同情南大學生正義鬥爭為口實向校內六位教授講師發出"警告"所謂"南大當局"還慷慨地兼負了諜報工作，正準備把他們的"罪名"通知該教授

原先任教的南大，以斷其後路，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寒而慄。現在有三名教授，他們是：星馬著名教育家嚴元章博士、地理系教授沙學及生物系講師徐斯理已被迫離開南大。所有這一切，進一步說明了行動黨政府正所謂"徵聘教職員"不過是行動黨政府企圖以"合法手段"，進行大規模的迫害行罷了。

二、侮辱南大現有教職員的尊嚴。由行動黨政府一手搞出來的"徵聘教職員"，旨在否定南大現有教職員的資格，抹煞他們十年來對南大的貢獻，嚴重地侮辱了南大的尊嚴。行動黨政府對南大教授講師的輕蔑態度，與其對華文教育的輕蔑態度是相一致的，而這種輕蔑的態度又源於它的"英文至上"教育觀點。敢於否定南大的教授資格的人並不多，假如"行動黨政府"的話，最恰當的人選當然是臭名遠揚的白里斯萬發的"南大評議會報告書"中，第一次指南大教授不具備資格。當時，馬大中文系主任賀光中博士詳細列舉了南大的教授資格，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証明了該報告書最為荒謬的觀點。以魏雅報告書"，儘管流露了對英文的過份偏愛，但也不敢否定南大的教授資格。這是六年前的事。而這六年來，南大師資的品質有了顯著的提高。這這事實，它要替白里斯萬報告書翻案，重新審查南大教授講師的資格。本來，發展南大、提高南大的學術水準，不僅僅是行動黨政府的事情，南大創辦人、南大夠生和星馬人民都有這樣的義務。就算是南大理事會、南大學生和星馬人民不可以過問這些事情，但是，南大教職員應該受到應有的尊重。我們知道：南大諸教授講師在教的時間要比行動黨的部長執政的時間長得多，他們對南大的認識和了解自然以

那些來的多、要能、如何、於、說、還、三、侮、又、的、行、創、性、加、大、南、成、以、便、利、英、語、和、教、學、媒、介、語、第、三、打、擊、南、大、已、經、建、立、起、來、的、國、際、聲、望、使、國、外、各、大、學、對、南、大、過、去、十、年、來、所、做、出、的、成、績、發、生、懷、疑、以、便、從、容、地、把、南、大、改、變、為、配、角、的、英、文、大、學、第、四、否、定、這、十、年、來、南、大、學、業、生、和、在、籍、學、生、的、"資、格"，使、他、們、蒙、受、畢、業、生、的、恥、辱、第、五、切、斷、南、大、和、星、馬、人、民、的、血、統、關、係、使、南、大、在、逐、步、喪、失、掉、華、文、大、學、的、品、質、的、同、時、也、逐、漸、喪、失、掉、人、民、大、學、的、品、質、，最、後、淪、為、行、動、黨、的、私、產、。

### 南大教職員與南大前途

旨在撤換南大現有教職員、侮辱南大教職員的尊嚴，加快速變質南大的所謂徵聘教職員，被行動黨政府渲染為提高南大學術水準的"不二法門"，而且，南大的前途，決定於她的學術水準。現在我們要搞清三個問題：第一，行動黨是否有誠意提高南大的學術水準呢？第二，按照行動黨的方案，南大的學術水準是否將會提高呢？第三，南大的前途是否僅僅維持於學術水準呢？換言之，南大的前途是否僅僅是南大的學術前途呢？

首先，我們認為：行動黨政府並沒有誠意要提高南大

(轉入第九版)





# 不可屈抑的意志 值得學習的榜樣

思松

~~~~~ 饒別嚴元章博士茶會側記 ~~~~~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這是難忘的一天。在這一天，一位維護民族教育的戰士、一位可敬的親人——嚴元章博士離開南大與他相依為命的南大教育系，離開與他相處多年的可愛的同學了。這是南大同學的損失，更是華文教育的損失！嚴博士的遭遇與老教育家、民族教育戰士林連玉先生一樣，然而他那不朽的偉大形象，却也像林連玉先生那樣永遠活在同學們和一切熱愛民族教育者的心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晚上，我們南大同學在舊餐廳舉行了一個饒別茶會，對我們這位可敬的著名學者、教授聊表我們的心跡。那一晚呵！我們的心情是那樣的沉重，彷彿整個地球壓在我們心上，我們都難過得眼淚差點兒掉了下來。敬愛的嚴博士，今後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呢？

在饒別會上，嚴博士為我們講了掩蓋了好幾年的心底話，當晚他的心情很沉重，我們的心情也跟着他那真摯的言語在激盪；拚住了呼吸，我們細心傾聽了嚴博士最後一次給我們的珍貴的談話。

嚴博士一開頭便以堅定的口吻說：“……我的離開南大並不是偶然的，這念頭早就在我心里醞釀多時了。在王廣武報告書草擬時，我便得知“報告書”欲建議關閉南大教育學系。我感到很痛心，因為教育學系由我一手扶辦，而且它的存在對南大前途的發展有利而無一弊，為何有人欲置之於死地不可呢？“報告書”起草諸委員，沒有事先徵詢過有關教授的意見，以及踏實地衡量過教育系對南大的貢獻，竟

然，粗暴地主張關閉教育系該的，這是非常不合理與不應該的。”

他接着說，王廣武報告書發表後，証實了幾個月前他聽到的消息。於是，他便想對此發表一些意見，表示他個人的看法和主張。當時適逢教育學會正欲要請他講演有關報告書的問題，他便一口應允了。然而，又有誰會料到一個學術演講會竟會遭到當局百般刁難與無理阻撓？他因此前後被當局調去問了好幾次話，他們用盡種種卑劣的恐嚇手段，不許發表意見，這使得他深深地覺得自己的尊嚴已被打擊，他的內心是感到多麼的恥辱與憤懣啊！

本來他早就有意思辭職不幹了，這事件過後，他辭職的想法就更加堅決了。不久，他便向大學當局提出辭職，而大學當局也樂得順水推舟，於三天內便接受了他的辭職。

談到了11.22事件時，嚴博士說：“我在南大看到了一齣世界各大學罕有的大醜劇，也只有此時此地的南大舞台才能演出這麼精彩的大醜劇。目睹此情此景真是哭笑不得。”

談到他為什麼非辭職離開南大不可時，嚴博士指出，他本來有三條路可選擇走：第一條路，是和同學們在一起積極展開反對王廣武報告書和維護南大的鬥爭；第二條路，是背叛良心，對王廣武報告書作妥協及與那般的披著學者外衣的小人同流合污，做出傷天害理的事；第三條路，是辭職不幹——走！

他說，他最後不得不選擇後者。接着，他對

詳盡的分析。他說，走第一條路，對他來說比較不可能，因為他視為一個外國人（他沒有公民權）。如果他也和同學一樣採取積極鬥爭方式的話，則統治者將採取種種方法對付他，使他不能進一步對民族教育問題做出些什麼。至於同學們，他說這就不同了，因為同學們是土生的，政府將無可奈何，既便是被抓進牢獄里也不要緊，同學可以自豪地說：“我出來的再幹！”他還補充說，南大的生存完全要靠同學們的努力。他希望同學們今後應一如既往地維護南大作為一間華文大學應有的本質。

談到這裏，他追溯往事說，學他被禁止永遠不得進入聯邦時，人們還不懂得其中還附帶另一個限制——不准離開星洲。因此，他就好像同學被逮捕坐牢一樣，他是被囚在新加坡這個大監牢里的。如今，政府批准他離開星洲，他好像同學出獄一般，心里高興極了。從此，他可以做個自由人，在世界各個角落為華文教育做出積極貢獻。

走第二條路，比叫他去死還要難辦得到。他說，除非他已不是一個人，否則“與小人為謀”他是永遠辦不到的。他還說，也許有人認為他應留下來與教育系同學共挨三年。但是，這麼一來，就等於他贊同王廣武報告書，也等於他願意與那一流小人同流合污了。這是永遠辦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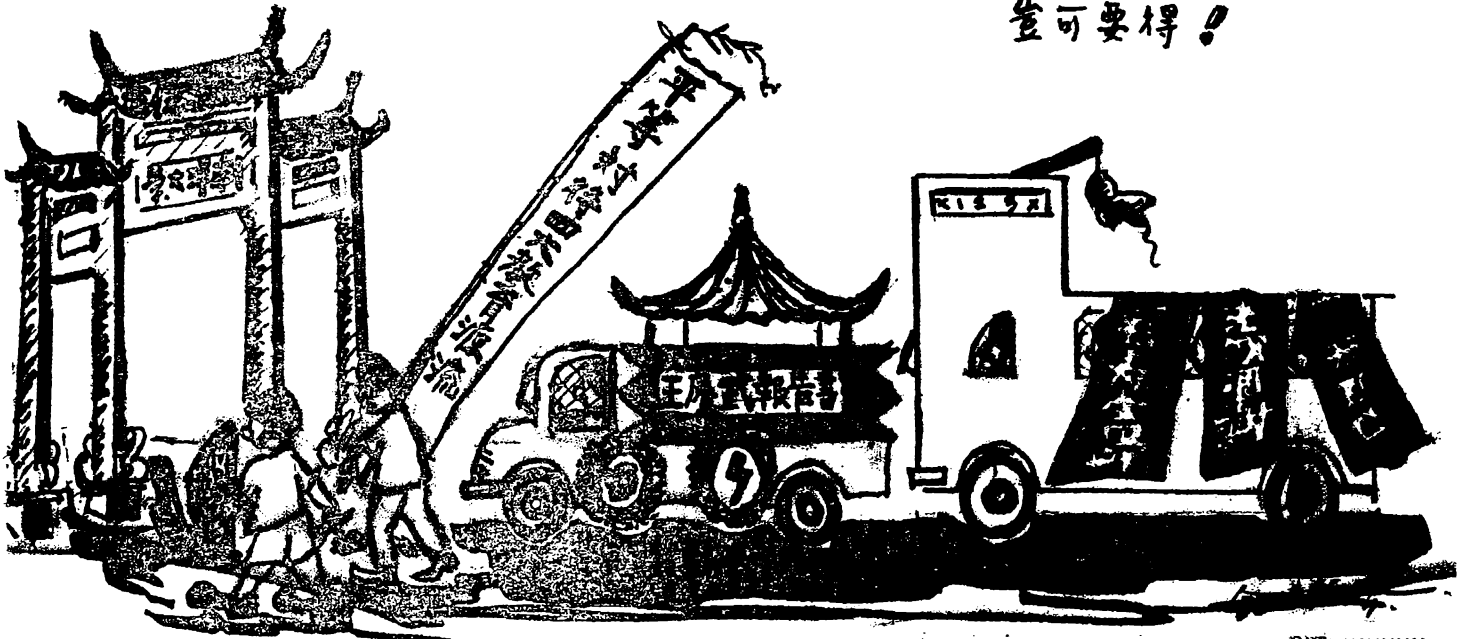
至於第三條路，也就是最後一條路，雖然，這並非最好之一條路，然而，目前對他來說是唯一可行的。他要通過他的辭職向有關方面表示最大抗議，從而進一步暴露當局對學者的迫害。

最後，他着重指出學習母語的重要性，並要求同學們學好自己的母語，進而為母語的生存與發展展開必要的鬥爭。他還舉出了幾個實例說明學習母語的重要性，其中一個生動的例子是：有一位受英文教育的華人青年

（轉入第十一版）

看，這就是王廢武報告書的實質——一具死屍。

豈可要得！



(接第十版)

到英國去求學。有一天，一個英人跑來向他學習華文，可是出乎那位英國人意料之外，這位黑頭髮，黃皮膚的華人，竟然連其母語都不懂，這實在不得不使他大感驚訝！過後，這位留學生深感內疚，後悔以前不曾學過自己的語文。回來後，這位留學生趕緊找來一位家庭教師為他補習華文，而這位家庭教師正好是南大的校友。

“只要維護華文教育的南大兒女，敢於繼續為華文教育的生存與發展作鬥爭，則華文教育是不會滅亡的！”嚴博士以上面這句話結束了他那精彩的談話。

敬愛的嚴博士走了，可是他那鏗鏘有力的話語仍然不時在我們的耳邊迴盪；他那那熱愛華文教育，敢於為華文教育說話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 海外獄內

南大同學所展開的反改制反迫害的正義鬥爭，是一場維護民族教育，捍衛南大的正義鬥爭。但是，反動派政府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却無理的引用了公共法令，粗暴地逮捕了我們許多的同學，直今為止，尚有十六位同學分別在歐南監獄，中央警署或政治部繼續單獨監禁中。被捕同學家長所要帶進的書籍及事物都不被護准。

對此，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虐待他們；應無條件釋放罷課期間被捕的同學。

雖然有些沒有開除，而無理被捕的同學釋放了，他們應繼續完成學業才是，但却受到校方百方阻撓，校方這種態度，我們是嚴重抗議的；因為在罷課期間，校方

召來了大批警軍特務闖入南大無理毆打與逮捕同學，本來大學當局必須負起全部責任才是，但校方却不藉任何理由迫迫使他們離學，這種作法與公開開除有什麼兩樣呢？

(接第六版)

無睹；恰恰相反，我們還是要揭露他那似是而非和站不住腳的言論；使他們不能達到欺騙的目的。

對南大問題大放厥詞的還有好幾位“國會議員”，然而都是王邦文手下走卒；小哈叭狗的吠聲實在微不足道，用不着去理睬他們。我們只須對準這隻尊貴的大哈叭口踢一脚，叫他捲起尾巴往後跑，則那些小哈叭狗自然會搶先往狗窠里鑽的。

25-12-65



大風暴，又是一番糟蹋。  
閃電亂劈相思樹，狗把青草踏。  
誰在迫害同學？誰在變質南大？  
若使天地換主人，我笑然回答



#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眉才·

中國有句話說：“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說得是當權者仗勢欺人，獨斷獨行，而對被其統治的人的合理行動却加以百般干涉、壓制。我們用這句話來形容今日的大學當局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誰都知道，自從6·27事件過後，行動黨極便通過其心腹爪牙控制了整個南大校政，倒行逆施，任所欲為，凡是合其閃電標準者，一概“格殺”勿論。一年多來，南大校政空前混亂，行政效率之差，令人難以置信。

那些“胡塗縣官”似的行政要員，比“胡塗縣官”還要腐敗與昏庸無能，比劉但刁還更毒。他們對付學生手段之嚴厲與刁惡却一點不遜於縣官的“先斬後奏”的幾十大板。同學問他們什麼開除與處罰，他們却翻了翻那無神的眼說：“這是上頭的命令！”好一小撮比胡塗縣官還要昏庸無能的“學者”！然而

他們對“自己人”却一點也不含糊，“自己人”的學生這反約規，也成爲自現校規之“循規蹈矩”行爲，因此，代人補考、考試像看及在宿舍搓麻將等等這成爲符合校規者。

所謂“學生生活輔導處”（其實是全校師生生活動的特務機構）的新學生活動條例，對學生團體活動難多提出意見，他們認爲這是違反校規，要嚴厲處罰、警告、記大過及寫悔書等應付手段都搬了出來。同學提意見說，第廿條文(二)節的規定一年級的同學不得擔任學術團體職務是不合理的，應予考慮刪除，而大學當局却說：“這是合理的。因爲一年級的同學沒有時間及能力担任學術團體的工作。”會幾何時，自己制訂的條規，由自己違反，這叫自打嘴巴，但却更是明目張胆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範例，可不是麼？經濟學會的副主席是位一年級生，居然

也敢將輔導處主任的虎鬚，破校規而担任起學術團體的職員來，這要不是“自己人”的學生，怎麼會被認爲達到閃電的標準，而閉着一隻眼睛加以批准呢？

然而，這只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範例的一個開始而已，接着更多的包庇“自己人”的明目張胆行徑將會湧現。我們不知道這樣作是否比提呈備忘錄更合法，而不違反校規？如果不是，則該生之違反校規行爲，該當何罪？而輔導處主任自己制法而又允許“自己人”去違法的行爲，又該當何罪？

讓我們拭目以待！



千呼萬喚不出來



他們復課了！  
黃小姐，你可以  
走去圍房啦！

# 明年度三年級同學即將畢業

自從南大同學暫時結束罷課以來，南大當局仍然與行動黨政府狼狽為奸，變本加厲地推行變質南大的陰謀。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根據王廣武報告書建議的課程標準與資歷重新徵聘教職員。

爲了達到變質南大的目的，無恥的行動黨是不擇手段的。它既然可以喪心病狂置民族教育於不顧，可以毒辣險惡地迫害南大師生，那麼還有什麼事他不能幹呢？爲了順利推行“新學制”，它完全有可能偷偷摸摸地做出更多損害南大聲譽與同學切身利益的事情。

從六六一—六七年度校曆取消學期考試（現語、教育、化工三系除外），而僅有年終考試的事實，也不難看出學校當局是準備於明年強行改制。

根據當前大學當局「權威者」透露，明年各院系三、四年級的同學，將一起畢業。這一消息傳開後，同學們議論紛紛，莫不爲南大前途與同學切身利益而深表焦慮和擔憂！

同學們不禁要問：

（一）學校當局果是不顧廣大社會人士，教授，學生的反對及在南大理事會未開會討論有關事宜之前而強行變質南大？

（二）明年三年級的同學將與四年級同學一起畢業的傳說如果屬實，那麼，兩年的課程如何於一年期間修完？若只修新制的三年級課程，則又怎麼銜接得來？

（三）南大當局如果草率地以「畢業」來變相開除現行制度下的同學，爲新學制鋪路，必然造成這些三年畢業同學程度的不夠，將來出去社會，不是要受歧視嗎？這樣一來，勢必影響南大的聲譽。

（四）在此種情況下草草畢業的同學，其資格能否爲外國大學所承認？看來，它可能造成有志到外國深造的同學資格不夠的困難。

（五）三年與四年同學一起畢業，在這找職業有如登天的環境下，三年畢業的同學不要說與外人競爭困難，就是和四年畢業的老大哥競爭，當然遜色一等。

總之，三年畢業表面上好像爲同學省金錢省時間，實際上是爲新學制的順利推行鋪平道路，它嚴重地損害南大聲譽、同學程度，與升學就業的利益。

我們估計到在這漫長的假期中，南大當局可能做出許多不利南大同學的重大措施。我們要嚴正提醒當局，同學們對民族教育與切身權益的受侵害，是絕對不會坐視與無動於衷的！



## 揭露所謂『經濟學會』的面目！

本月八日，一個盜用南大經濟系同學名譽的所謂「南大經濟學會」，在報端發表文告，大言不慚地說甚麼「經濟系却未有一個足以代表本系同學的組織來領導同學從事有關經濟課題的探討。」又說甚麼「本會是代表經濟系同學的唯一組織」，聽來十分好笑。

誰都知道，所謂「經濟學會」，它的會員實際上還不到本系同學的四份之一，像這樣一個組織，既然也敢聲稱它是「代表經濟系同學的唯一組織」，這不是十分可笑的麼？這不是像盜經濟系同學的名譽什麼？我們要問：在「輔導處」包庇與慫恿下組織起來，並在「特權」保護下在商學院活動了一年有多的所謂「經濟學會」爲什麼還只是那麼一小撮人參加呢？這不是很好地說明了這個所謂「經濟學會」是那樣地「大失人心」麼？但是，它却不知恥地在報端上發表文告，自命爲經濟系同學的代表，這就不能不引起經濟系同學的不滿了。

經濟系同學對這個所謂「經濟學會」不表示歡迎，並不是經濟系同學不識抬舉，有眼不識泰山。與其他院系同學一樣，經濟系的同學是有足夠的見識和見解的。他們能明辨善惡、是非黑白，他們懂得自愛。他們不願被一些別有居心的同學誤導，而去與那些專幹分裂同學與破壞同學勾當的人同流合污。因此，所謂「經濟學會」雖也打着「領導同學從事有關經濟課題的探討」以及「促進同學之友誼與團結」的招牌，却也不難被同學識破。我們指出，經濟系大多數的同學是絕不會支持一個由一小批領特別「助學金」的人組織起來的所謂「經濟學會」的，因爲，同學們清楚地認識到他們是絕不會要真心誠意領導同學探討甚麼經濟課題的，他們一心一意要實現其黨校的目的，從事其醜惡的政黨政治活動。

我們不會輕易忘記，經濟系同學是有他們自己的組織的。今年年初被「輔導處」無理着令解散的南大社會科學研究會（簡稱社科）便是經濟系同

學的組織。社科雖也兼收別系同學爲會員，但其會員仍以經濟系同學佔大部份，而會務活動的對象也以經濟系同學爲主，會務活動內容也盡是經濟課題的研討。以這樣一個現存的、符合經濟系同學利益的健全組織爲何不能被允許繼續生存與發展而偏要戴上有色眼鏡揮起大斧砍將過去，而另外一手又扶植一批人組織甚麼「經濟學會」？若說社科名稱與新學生團體條例有所不符，而社科存於先，新學生團體條例生於後，爲何不令其修改名稱，而偏要一意置之於死地不可？事情昭然若揭，無須贅言。事實是，經濟系同學過去是有自己的組織的，只是這組織被「輔導處」的劊子手扼殺了。因此，所謂「經濟學會」說的「向爲本校第一大系的經濟學系的却未有一個足以代表本系同學的組織」的話，不是說明它的負責人「駝鳥鑽沙堆」便是有意歪曲和抹煞事實，從而替自己造一英雄相：「你們看，經濟系同學多可憐啊！連自己的組織都沒有，我們來替你們組織吧！」然而，親愛的阿斗們，你們是枉費心機了。你們與「輔導處」同流合污，陰險地以不合理手段奪取本系同學組織的卑鄙行徑，這就足夠說明了你們的本質和足以使同學警戒的。

必須指出，所謂「經濟學會」的負責人，除了像我們所闡述的是一撮居心不良的職業學生外，而且還是行爲不端、不學無術之徒。只要看一看那職員表，便不言而喻了。他們十之八九都是一些生活極浪漫與腐化的「大學生」，他們在宿舍里搓麻將、賭紙牌（不是消遣，都是賭錢的。）有時甚至通宵賭博，大叫大嚷，擾人安寧。有者賭贏了，甚至還僱

傭霸王車上舞廳、跑酒吧或到新山的按摩院去。一句話，生活腐化到了極點。像這樣的人，居然還要在堂堂高等學府「領導同學從事有關經濟課題之探討」、「舉辦學術座談會」、「從事社會調查工作」以及「出版學術集刊」，這不獨是對南大的嘲笑，也侮辱了南大！經濟系的同學能對這樣的人表示信心與支持麼？至今經濟系大多數同學不參加所謂「經濟學會」就是一個有力的說明。

奉勸那些盜用經濟系同學名譽的人，請免開你們是甚麼「代表經濟系同學的唯一組織」的尊口，你們的一言一舉都與經濟系同學完全沒有關係！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我們希望那些自愛而被誤導的一些同學，能及時反省，回頭是岸。

一群經濟系同學  
1966年1月10日

